**皖南札记：陶行知的砖**

徽州的砖是青灰色的，沉甸甸地握在手里，仿佛一本合上的线装书，带着山川的纹理和岁月的沉默。它们一块、一块，垒成了马头墙，垒成了牌坊，也垒成了陶行知那颗坚韧不屈的心，承载着徽州家风的厚重与深远，燃烧着平民教育的热忱。

在歙县古城内的陶行知纪念馆，那块写有陶行知少年誓言的砖静静地嵌在曾经的崇一学堂宿舍的墙壁上，上面刻着少年陶行知挥笔铿锵的话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这砖，远比表面看上去复杂。它不是简单的泥土烧制，而是黄山的岩石与歙砚的墨香揉捏而成，仿佛从徽州的山川里切割下来的一页家训，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家族的期盼。这砖，不仅是他少年志向的见证，更是陶氏家风的象征，凝结着父母的教诲、师长的指引与自身的觉醒，一块块砖，一本本书，从徽州的青石板路，一直铺到中国教育的大路。

我站在徽州古城的街道，看那些砖缝里渗出的岁月。城墙的砖块是硬朗的，人们踩在地上的砖块是坚决的，含着人们的屋舍的砖块是温柔的......无论如何，砖是沉默的，但砖缝里的苔藓在说话。它们说，当年那个叫陶文濬的孩子，就是踩着这些砖，一步一步走出徽州的雨巷。

陶行知的父亲陶长生，是一位清苦的塾师，性情温和，闲时喜读诗书，颇有古文功底。家境贫寒，他将希望寄托在幼子陶文濬身上，常常在家教他读书识字，叮嘱：“为学当以真为先，为人当以诚为本。”这句家训，如同崇一学堂的那块砖，沉甸甸地盖在陶行知心头，伴他走过童年的丰乐河畔，融入他一生的教育实践。黄潭源村后那条清澈的丰乐河，河水潺潺，映着皖南山区的秀美风光，滋养了少年陶行知的灵性，也孕育了他“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水南桥边，他与家人作别，前往杭州求学，桥下的流水仿佛在诉说：家风如水，润物无声，指引他走向更远的天地。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是家风的另一盏明灯。她勤劳朴实，操持家务之余，还替人缝补浆洗，甚至用一把剃刀为丈夫、儿子、孙子理发，治家节俭却不失温情。她在崇一学堂帮工时，认真踏实，赢得了牧师唐俊贤的赏识，得以让儿子免费入学。这不仅为陶行知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也让他深刻体会到母亲以行动践行诚实的家风。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他养成好学向善的习惯，也让他在卖菜担柴的劳作中，体察到劳动人民的艰辛。这种家风，如同那砖，坚实而朴素，承载着他对真与诚的追求。15岁那年，他在崇一学堂的宿舍墙上，面对墙壁的青砖，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的誓言。这块砖，成了他家风的具象化身，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徽州文化的滋养，激励他以教育报国。这块砖，盖在陶行知的心上，最后，盖成了教育的大厦。

徽州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在做“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其实源自陶行知对王阳明哲学的感悟，它们不仅是陶行知改名的灵感，也是他家族与师长共同赋予的处世之道。幼时，他在邻村方庶咸的蒙童馆外偷听讲课，方秀才爱才心切，三度登门请陶行知父亲送子入学，并免费授课，为他取学名“文濬”，寓意濬哲文明。方庶咸澹泊修身的精神，如同那块砖，教陶行知做人要脚踏实地。7岁时，他投奔外公家，进入吴尔宽的私塾。吴尔宽学识渊博，宽容大度，鼓励陶行知发表不同见解，称他“童心可鉴，后生可畏”，让他学会自省与求真。11岁因父亲失业辍学，他边劳作边自学，黎明担柴，入夜方归，却仍坚持向程朗斋学习《四书》，程老师的悉心教导让他不废学业。后来，他向贡生王藻求教春秋战乱的问题，王藻告诫：“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这些教诲，如同灰浆，将那块崇一学堂的砖牢牢嵌入他的心墙，指引他将家风中的真诚与责任化为行动。

崇一学堂的牧师唐俊贤与翻译章觉甫，是他求学路上的关键恩师。唐俊贤的中西合璧课程开阔了他的视野，章觉甫则让他搭伙家中，免去路途劳顿。在英语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严达的热诚指导为他打下留学基础。正是这些师长的教诲，与父母的家风交织，让他在那块砖上写下报国誓言。陶行知将名字改为“行知”，是对家风与师训的发扬，也是对这块砖上誓言的践行。他如这块砖，从徽州的青石板路出发，将家族的教诲化作教育的光芒，铺就乡村教育的坦途。

徽州的牌坊群，是家风的另一种体现。它们刻满“贞节”“孝义”，诉说着礼教的森严，却也叹息被束缚的灵魂。陶行知的家风，却从不拘泥于冰冷的规条。母亲曹翠仂以行动教他家风不在于牌坊的高低，而在于心底的真。这种家风，让他像一块叛逆的砖，从礼教的城墙里抽身而出，转身砌成乡村学校的门槛。在南京晓庄师范，他将牌坊的精神拆解，化作识字课本，送到乡村孩子手中。他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真”字，是徽州家风的核心，是用徽墨写在那块崇一学堂砖上的宣言。

漫步徽州古城，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家风家训馆，参观陶行知纪念馆，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让我想起陶行知那句“生活即教育”。家风，不正是如此吗？它不是雕花的窗棂，而是如砖缝般让空气自由进出的智慧。在崇一学堂，他深受“每天四问”的启发：健康如何？学问如何？工作如何？道德如何？这四问，源于家风与师训的教诲，教他时刻自省，追求身心的健全。他创办燕子矶幼稚园，为农民的孩子带去启蒙；开办劳工幼儿团，为工人的孩子点亮希望。这些幼儿园，是陶行知最初的行之砖，这些砖的缝隙，让教育的空气自由流动。他的教育实践，正是家风中真与诚的延续。

陶行知的家风，还体现在他的诗文里。怀念父亲时，他写下《献诗》：“父训如灯，照我前行。”这盏灯，是徽州家风的传承。他从金陵大学以第一名毕业，赴美留学师从杜威，却未被西方理论束缚，而是将“知行合一”的家风融入教育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主持中国第一次全国性中小学教育调查，为教育史留下珍贵档案。这一切，源于他心中那块崇一学堂的砖——家风的砖，教育的砖。

离开徽州时，我从砖缝里捡起一粒沙，这粒沙，是陶行知家风的缩影——微小却有力，低调却深远。纪念馆内，宋庆龄题写的“万世师表”匾额、胡耀邦题写的馆名、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诉说着他的奉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他家风的写照。陶行知的一生，如那块崇一学堂的砖，朴实无华却坚韧无比。他从丰乐河畔出发，带着家风与师训，带着他的教育热情，带着他的砖，走遍大江南北。他的教育理念，如砖缝里的苔藓，顽强生长，滋润心灵。

站在徽州古城门外陶行知雕塑前，我仿佛看到他站在晓庄的黄土坡上，手中握着那块刻有誓言的青砖，那块青砖变成了书本，变成了劳具，最后又变成砖，而陶行知先生的目光一直坚定地，穿过云海。那砖，是徽州的砖，是家风的砖，是他灵魂的砖。它轻悠悠又沉甸甸地落在我的心头。真正的家风，是不同的姓氏，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人，是用一块块砖，垒起民族的传承与希望。

陶行知终究是块徽州的砖——沉甸甸的质地里，藏着黄山云海的柔软。他的转，他的教育事业，如马头墙，高耸不张扬，坚韧不冰冷；他的名字，融入这片土地，成为永不磨灭的砖，支撑中国教育的脊梁，传承徽州家风的永恒。